

明清医家治疫特色研究*

★ 李丽华 肖林榕 (福建中医学院 福州 350003)

★ 翁晓红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 福州 350003)

摘要:“准”、“快”、“狠”是明清辨治疫病的整体特色;开门逐邪,给邪出路是明清辨治疫病的首要原则;疏利表里,调畅气机是明清治疗疫病的重要方法;酌补顾虚,恢复正气是明清治疗疫病不可缺少的环节,研究探讨明清时期温疫学派辨治疫病的方法与特色以弘扬温疫学派之学术成就,可为现代临床治疗传染性疾病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疫病;辨治特点;明代;清代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li-hua, Xiao Lin-rong, Weng Xiao-hong

Fuji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003

Fujia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erbs, Fuzhou 350003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ol of a warm plagu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modern clinical, we study the rul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n epidemic diseases by the School of a warm plagu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icety, rapidness and highly active are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as a whole; expelling the pathogens out of body is the general principle; adjusting the exterior and the interior, regulating the activities of Qi are the important methods to treat epidemic diseases and restoring Qi to strengthen body resistance is a key link.

Key words: Pestilence; Rule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传承前贤的同时,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其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对疫病防治理论的创新及其临床经验的丰富。本文主要以明清时期温疫学派的著作、医案医话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治疗疫病的辨证思路、特色方剂及用药特点,以弘扬温疫学派之学术成就,为现代临床治疗传染性疾病服务。

1 “准”、“快”、“狠”是明清辨治疫病的整体特色

准:对疫邪侵犯部位的定位要准确。即重视病位用药。是以定位准确,法才足以选对,方药才可以起效,患者才足以活命。吴又可针对邪客膜原,用槟榔、草果、厚朴三药直达巢穴,破杂气所结,除伏邪盘踞,使杂气溃败,速离膜原病位。杨璐认为邪气先注中焦,分布上下,针对疫邪壅遏中焦,杨氏

每以大黄、姜黄、蝉蜕、僵蚕等径捣其本营。升上降下,透表通里,犹兵法击其中坚,首尾自溃。余霖则主火毒犯胃说,认为疫邪盘踞于胃,重用大剂石膏,直趋其敌窝,急急以破垒为要。刘松峰以为,温疫用药,要在按其脉症,真知其邪在某处,用药单刀直入,批隙导窠。

快:早期治疗,不给邪发展的机会。吴有性《温疫论》说:“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于“急证急攻”中指出疫病“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的急证急攻措施,在“因证数攻”指明“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讲求早期治疗,抓紧时机,对症下药。刘松峰的《松峰说疫》说“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窠”。对危急病治疗的早期性,快速性、有效性,成就了姜春华截断扭转思想的灵魂^[1],也对近现代防治疫病起了积极作用。如“非典”治疗时,吴以

*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基金资助项目(JA03113)。

岭教授就提出“先证用药,截断病势”,以应对“非典”病变发展迅速之势^[2]。

狠:择法、用药要胆大心细。如吴有性针对急病治疗用药提倡宜紧、宜早,“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不拘常规,不落俗套。又如余霖用石膏剂量之大,至“医家不敢用,病家不敢服,甚至铺家不敢卖”。在细心辨证之后,具有破“三不取”的胆量和勇气。此二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治疗疫病该狠时则当狠,才能给邪以致命的打击,救人于水火之中。

2 开门逐邪,给邪出路是明清辨治疫病的首要原则

明清医家认为,逐邪为治疗疫病的第一要义。吴有性言:“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可谓治之大纲”。针对疫邪留于胸膈时,患者欲吐而不能,或者虽吐而不彻底,吴氏认为应选用吐法,而且认为不论患温疫多久,忽然大吐是病解的好兆头;刘松峰也指出,吐法使用较少,但其确有奇效,“盖吐中即有发散之意,彼触动沉痾而吐者,尚能发瘟疫之汗,则涌吐之功又安可没也耶!”戴天章在《瘟疫明辨》中指出:“时疫贵解邪热,而邪热必有着落,方着落在肌表,若非汗则邪无出路”。刘松峰论及“助汗”时说:“瘟疫虽不宜强发其汗,但有时伏邪中溃,欲作汗解,或其人秉赋充盛,阳气冲激,不能顿开者,得取汗之方以接济之,则汗易出,而邪易散矣。”还提出“汗无太速,下无太迟”之说,以及其提到的针刮、罨熨之法,无不促邪排毒,且给以开门之便。至于吴有性解释攻下治疫的机理更是精辟:“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若壅遏闭塞,邪毒何由而泄?攻下逐邪,通利肠胃。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向之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膜原设有所传不尽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再三强调“逐邪勿拘结粪,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并指出:“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证脉从此而退。”

开门逐邪,给邪出路作为明清治疗疫病的首要原则,并且为现代临床所吸收借鉴。如邓铁涛教授在谈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时也特别强调了祛邪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消灭病毒,更应该注意给病邪以出路,清除邪气,祛邪外出,或从汗而解,或从二便而去^[3]。还有人根据耗散结构论,把“熵”引入中医学理论中,认为在治疗上,汗法、吐法、下法、清法、消法等帮助机体排除积熵,就相当于驱邪^[4]。

3 疏利表里,调畅气机是明清治疗疫病的重要方法

气机对人体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而气对人体生命活动起着推动和调控作用。《金匱要略》云:“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吴有性认为邪气侵犯人体,在表可汗,在里可下,而疫邪居于不表不里时,则汗之徒伤表气,下之徒伤胃气,而创达原饮,认为槟榔、厚朴、草果三药合力,直击邪巢,其中槟榔与厚朴均为行气药。吴氏在论述邪气破溃时指出,此时“里证虽除,正气衰微,不能拖出表邪,留而不去,因与血脉合而为一,结为痼疾也。”“治法当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败,急用三甲散。”穿山甲为三甲散主药之一,善于走窜,性专行散,能通经络而达病所,且有蠱虫破血逐瘀。说明吴氏善调气机,疏利表里。戴天章也指出:“疫邪内郁,郁一分,病势增痼一分;

风主游扬,则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势解散一分。”刘松峰于治疗湿温时指出:“瘟疫始终不宜发汗,虽兼之中湿,而尚有瘟疫作祟,是又当以瘟疫为重,而中湿为轻,自不宜发汗,当用和解疏利之法,先治其瘟,俟其自然汗出,则湿随其汗,而与瘟并解矣。”并自定新方除湿达原饮以调理气机,疏通表里。

4 酌补顾虚,恢复正气是明清治疗疫病不可缺少的环节

由于医家多以疫为热邪,故而叶霖言:“治热病知补阴,是最为扼要处。”吴有性治疫重养阴,提出“温疫邪热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的论治原则,他以为“邪热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因此宜养阴以退余热,并创制清燥养荣汤、柴胡养荣汤等作为善后之治,对后世治疗温病重视养阴有很大影响,以至后世有“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治疗温病宜刻顾护阴液”的论述。杨栗山亦注重养阴,他认为:“时疫为病药所伤,当消息所伤在阴在阳,然亦有用药太过而伤阳者”,客观地论述了温疫病因热伤阴,因药误伤阴或伤阳时病理变化,治疗侧重补阴,同时勿忘有补阳的机会。正邪交战,不败也伤,故而吴有性指出:“若夫大病之后,盖客邪新去,胃口方开,几微之气,所以多与、早与、迟与皆不可也。宜先与粥饮,次糊饮,次糜粥,次饮饭,尤当循序渐进,毋先后其时。”杨栗山为醒众人之目,因而重申:“慎勿便与粥食,只宜先进稀粥,次进浓者,须少与之,不可任意过食,过食则复。此一著最为紧要,世多忽之。”此后,刘松峰在其“善后”篇中也论述到疫病后期的调养,云:“瘟疫愈后,调养之方,往往不讲,而抑知此乃后一段工夫,所关甚巨也。”并总结了疫病复发的三个因素:一曰淫欲;一曰劳复;一曰食复。强调应重视后期调养。

综合分析明清温疫学家的治疗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特征,即制定专方治疗温疫。如吴有性之达原饮,余师愚之清瘟败毒饮,杨栗山之升降散等。专方治疫体现了温疫学的病原、病机、病位等一系列学术思想,反映了吴有性“以物制气”的观点,及其希望“一病只一药之到病也”的主张;但是,古代医家同时又认为“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可见,推陈出新、机圆法活是明清医家防治疫病的主导思想。自吴有性创杂气致病,明清温疫学家对疫病理论的发展、临床的诊治,无不蕴含着开拓创新意识,灵活变通思维。正如刘松峰“治疫病最宜变通论”中所言:“惟至于疫,变化莫测,为症多端,如神龙不可方物。临证施治者,最不宜忽也。”这种突破创新的精神成为温疫学派的学术灵魂,也给后世以很大启发。

参考文献

- [1]贝润浦.截断扭转思想在美国临床的应用:纪念姜春华诞辰 90 周年[J].中医文献杂志,1998(3):29~31
- [2]张伯礼.SARS 的中医病机与辨证治疗[J].疑难病杂志,2003,2(4):193~195
- [3]靳士英.邓铁涛教授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J].现代医院,2003,3(4):4~6
- [4]罗英,肖莹.从耗散结构理论探讨中医吐法的发展[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4,11(2):98~100

(收稿日期:2006-06-20)